



桥韵河影

□ 马宇龙

的史诗,记录下了兰州人民在历史长河中的坚韧与奋斗。

一幕幕观看,随着镜头的不断变换和推进,作品呈现了唱着“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的旧时百姓,推着独轮车,驾着马车在坑坑洼洼道路上运输来自德国的建筑材料的建桥场景……桥两端的两座大石坊上“三边利济”和“九曲安澜”的古朴字迹清晰可见。我惊叹于有心有才的老师带着可爱的学生们参考当时施工的一些零散照片,用新兴的数字技术还原影像中的一些人、事与物,然后,一点一点建模、修改,并一次次考察、求证,到最终的还原百年建造历史,使观者如临其境。

如今,我多次流连中山桥,总觉得生了野草,苔藓,被野花、野蜂眷顾过的石头、铁柱与老桥们更具有生命力。在历经了岁月的风云变幻,它们不畏惧、不卑微,凝成了筋骨。

时间一路往前,河水顺流向东,大地上总在生发着新的事物。走在兰州黄河风情线上,古老水车、龙源、黄河母亲……一个个景观令人目不暇接。坐落于黄河之畔的城雕《黄河母亲》,与中山桥相映生辉。雕塑出自著名雕塑家何鄂女士之手,她选择与黄土高原和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的黄河色泽一致的花岗岩石材,打造出了母亲与身边孩子相依偎、互映衬的温馨形象,既粗犷又细腻地抒发母亲河与黄河儿女水乳交融的情感。我曾长久地站在雕塑前,心中涌动柔情的潮汐,那个从小就熟悉的比喻,弱化了它的修辞色彩,变得真实而亲切:黄河母亲。

从黄河铁桥向西,沿滨河路漫步五六百米,还能看到一组雕塑,内容是西游记的故事。这个地方有个好听的名字:白马浪。经探究,这个名字没有什么白马的传说,是由于河床有好多

凸起的岩石,激流经过扬起雪白的浪花,远望去很像是万千匹白马踏浪奔驰,才有白马浪的名字。黄河南岸的金城关是汉代设置的关口,是当时从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要道,白马浪段是兰州涉渡黄河的首选地之一。史料记载,唐贞观三年玄奘西行取经,曾途经兰州住了一夜后,往武威方向西去。在白马浪岸边建造这座雕像,却也让白马浪的由来多了一丝传说的色彩。

黄河浩荡,一路奔腾,跟绵亘流域内的平畴沃野相逢。黄河之农事,依水而生,伴水而在,随水而长。黄河穿兰州城而过,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水车之都”的美称。水车是黄河沿岸最古老的提灌工具,当水车轮转动时,浸入水中的水斗便舀满河水,等转入顶空后倒入木槽。其原理是利用水流推动主轮,轮周小筒次第入水舀水至顶倾出,以竹槽接之,源源不断,导入水田,灌溉禾苗。

如此连续循环,把水输送到需要之处,功效奇佳。兰州水车博览园里,再现了早年间黄河两岸水车林立的壮观景象。黄昏中,河畔的水车倒映在河水中,吱吱扭扭,它转动着,一圈一圈……它是在转动,也是在承接远古传下来的那份文明,那份印记。

霓虹闪烁中,黄河如一条流光溢彩的彩带飘逸而去,当我散步在夜幕降临的黄河之滨,被一场盛大的音乐狂欢所裹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的人,或挥舞荧光棒随声合唱,或争先恐后上台献歌,诸多经典歌曲与热情汇成音乐的海洋。一场属于大众的黄河大合唱在这个五月火爆出圈。这是一个由河水、铁桥、芦苇与榆叶梅共同结构的“大剧院”,音效天然质朴,每一个位置都是首席。我一连听了好几首歌,《我和我的祖国》《大中国》《兰州兰州》,还有一首专为铁桥写的歌:“苍茫大地主沉浮,百年老桥见沧桑。流失的是岁月,不变的是河魂……”历史的星火燎原在黄河两岸,随着岁月的打磨越发磨砺出坚韧的文化,也塑造了一座城的精神。

看,夜空溅满火星,最大的一颗叫作月亮,它俯视着黄河,见证时光荏苒。

耳畔歌声不歇,我长久瞩目铁桥,脑海里是似水流年里的故事……

在水天之间

□ 彭军选

天河注水
沃灌出一方灵秀丰饶的热土
伏羲庙 诸葛军垒 麦积山
南郭寺 南北宅子 玉泉观
沐浴穿透万古的阳光
在水天之间
绚烂

天水的黄土
生养千年的大地湾彩陶
春秋古柏,目送
秦人笨路蓝缕的车马
南山的橡栗、蕨蕨
充盈子美空灵的胃脘
月映北流泉
公元759年的凤凰栖身寒枝
低吟浸满霜露的诗经
雪落秦州
伫立屋檐的苏惠
望断襄阳路。用清泪濯洗璇玑图
一遍又一遍

天水的蓝天
让人担心蒙尘釉瓷器的破碎
野水鸭橘红的脚蹼
一波波划开晨雾
呱呱 然然 削削 蘸皮
香飘浅街深巷
香得很的麻辣烫
煮沸烟火小城
旋鼓 辣椒 蜜桃 雕漆 沙棘汁
油锅盔……
在汗水中闪亮
科技给小城插上腾飞的翅膀
将这里的秋天
载往天南海北

秋恋

□ 王宁涛

秋风
飘过兰新铁路线
跋山涉水
一路追赶
渐行渐远的火车

兰新铁路线的秋天
闪耀着金属耀眼光芒的扳手
随便在钢轨上敲几下
远方的信号机听得到
火车读得懂
远远地
兰新铁路线的背影
像一个孤独的异乡人
踮起脚尖眺望远方的故乡
近在身边的
就只有这无声的秋色

兰新铁路线的秋天
有和镰刀一样丰富的
克丝钳和榔头
随便拧紧一颗螺丝
钢铁的大地就被赋予
秋天的检修的含义

故乡的月亮(组诗)

□ 潘硕珍

中秋之夜

中秋节这天晚上
围着磨盘大的月饼
吃吃喝喝,说说笑笑
即使窗外秋雨潇潇
投进心湖里的月影啊
依然又亮又圆
故乡的月亮像竹筛
我住的楼房坐北朝南
晚饭后坐在阳台上喝茶
可以热泪盈眶地仰望
从故土东山升起的一轮满月
特像阿妈挂在土墙上
筛麦糠的一张竹筛

案板上的黄月亮

八月十五这天
尾随落日的农妇
来不及抖落一身疲惫
进入热气蒸腾的厨房里
在案板上擀出一坨
辐射金色麦芒的圆月亮
阖家人坐在天朗气清的院子里
吃一顿香味无穷的团圆饭

登崆峒记

□ 张广林

初秋时节,我们慕名来到崆峒山。始到,一场秋雨便不期而至。那雨绵绵的,被清爽的风从空中吹落,连绵起伏的青山,恍如海市蜃楼般的绿海,这美妙世界便被这雨帘锁在眼帘。空旷迷蒙的街道上,雨滴亲昵地敲打着车窗,敲打出我一路的期望和相思。

清晨,雨停了。景区工作人员给我们安排了几条游览线路。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最终选择了坐景交车到崆峒山中台,再攀山上到香山坐景交车返回的线路。

被雨水洗浴过的山景,苍翠欲滴,充满着勃勃向上的活力。晨曦透过浓密的枝叶映出点点金色光斑,虽然隔着车体,车厢内的我依然能感受到山林间所散发出的特有的芬芳。

陡峭的上山公路蜿蜒曲折,车辆盘旋在遮天蔽日的山间公路上,寂静的山林间,不时传来忽高忽低的虫鸣声,宛如天籁,一阵阵从树枝、草丛间穿过我的耳膜。

突然,我发现在盘山公路转弯处,长着一棵高大的树,郁郁葱葱,伸展着宽大的身躯笼罩着路面,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司机小心翼翼地避让着这棵大树,唯恐误伤了它。

偌大的崆峒山景区有东南西北中五台,宛如一朵盛开在游人面前的硕大莲花。中台恰如娇艳的花蕊。此时,我们急于找人打问上山的路

径。一位二十多岁的景区工作人员,耐心而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如何游览崆峒山,其专业实用的导览令我们受益匪浅。

“上天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顾名思义,路顺山势而筑,陡险而悠长,两侧峰峦雄奇,林蔽云天,台阶路两旁附以铁索链为栏。望着陡峭的台阶路,我的心不由得紧张起来。我们一行相互鼓励后开始拉着铁链缓缓地向上攀登。攀登不长时间,同行的一位老者便气喘吁吁地一手紧拽着铁链,一手捂着胸膛,“心脏跳动很快。”

“休息一下,别急,慢慢上。”同行的年轻人闪着满头晶莹汗珠安慰着。崆峒山“上天梯”对于我们这些迈进晚年大门的人来说,确实是一次精神毅力和身体状况的挑战。在“上天梯”路径一半处,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手提清扫道路的工具,快速地从我们身后越过,上到台阶平坦处,放下清扫工具,开始认真、仔细地擦拭着路旁放置的垃圾箱。

“这么陡峭的路,你走着不害怕吗?”我问。

“习惯就好了。”妇女羞涩地笑着说,自己负责着“上天梯”始端到末端的卫生保洁工作。

回想起沿途我们一路走过的洁净之路,一下子意识到,这一切都源于这些平凡人对脚下那一草一木的爱,对崆峒山的爱。

的湖边,有人铺展画纸——写意纳木错的秋天。

我举起相机,记录了纳木错的秋天。我更喜欢在秋日的午后,漫步山野。

落日熔金,黄叶当道,是秋日最美的画境。沿山道逶迤而行,不疾不徐,风半醉半醒跟在身后,从山间林木的罅隙望过去,远山的轮廓半隐半现,像灰色调的画笔轻轻涂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近黄昏的夕阳,少了朝阳的绚烂生机,但却多出了一分旖旎温柔,斜斜地弥散过来,山野,房屋,低处的河流,一切沉静其间,夕晖洒金,有金农笔法,有张岱散文明净意境。

玉米林是摊开在田野间的一部诗集。掀开封面,还未熟透的玉米林保持着往日的风姿。风从山坡上漫下来,滚了几滚,翻进玉米林,玉米叶在风的摇曳里飒飒作响,一只土拨鼠从林间仓皇出逃,爬上地埂,隐遁在草丛间。远处的河流不紧不慢,粼粼波光运送着万顷黄金,向着更低处的远方而去。草帽,炊烟随风扬起,一溜烟掠过人家屋顶,消散在风中。

这时候总会让我想起往日的牛蹄声,从门前的缓坡上响起。晚归而来,是农家人慢节奏生活开启的乐章。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屋檐下一灯如豆,木桌置于其下,石凳或木凳围拢其外,一桌菜蔬,馨香弥漫……

“却道天凉好个秋”,秋未央,天微凉,沏一壶红茶,敬秋意。



第 3270 期

吐鲁沟印象

[油 画]

蓝 充 作

我的嘉峪关

□ 胡 杨

想想三十多年前,背着笨重的行囊,内心忐忑地来到这座城市,空旷的马路,成片的宿舍大楼,让人觉得它已经远离了我想象中的城市:人头攒动,商铺林立,热闹非凡。相比之下,它是那么的冷静、内敛与刚强。

记得从敦煌出发,还是桃红柳绿,一路赶过来,绿色越来越稀少,到了目的地,一场大雪迎接了我,马路上哗啦啦地流着雪水,把姗姗来迟的春天,冲得稀里哗啦;把蝉翼般的嫩芽,打碎在雪水中。我一直试图接近它。在这座城市里,硕大的厂房,轰鸣的机器,飞溅的钢花,殷红的铁水……生命的抒情,都被凝固为黝黑的铁块和深蓝色的钢板,因而,履带上的矿石、铁轨上的火车、吐丝机喷出的盘条、流水线上跳舞的螺纹钢、像方阵一般在滚轴上徐徐前行的钢板,呈现出了无比坚硬的神色。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那一段时间,歌声在耳畔回荡,一个人走在马路上,一个人游荡在厂区,就像一块铁。但这块铁,渐渐地熔铸

了一座城市的形象。就像沿着戈壁和沙漠,却找到了葡萄园。

九眼泉,是一群在草坡上汨汨流淌的水,它们像是众多的不速之客,从高处涌出,在低处汇集成湖。野鸭子在芦苇丛中栖息,甚至有黑云一样的乌鸦从城墙上飞过,像是烽火台上急急匆匆求救的烽烟,一会儿就消失于远处的柳树林中。也许,所有的星光都躲藏在泉水里,所有的种子和芽孢,都会渐渐推开巨大的石条和垒高的青砖,在我眼里,一座与白云平齐的关口,它有着自己的根脉。记得读到过一则名曰《宝碑》的传说,说是从关上的石碑之上,就可以读到千里之外的雪山、松林和溪流,如果模糊了,看不到了,那就是一个干旱的年份。这一块碑,在一座关堡的护佑下,那些雪,那些流水,一定会越来越清晰。

在关城北面的黑山,一条深深的峡谷,陡峭的崖壁上,埋伏了史前的先民,他们陡峭地生活着,那些篝火,一直没有熄灭;那些舞蹈,一直没有停歇;那些被追逐的野兽,一直

在奔跑,而那些箭镞,一直箭在弦上。而且这座山,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名字:洞庭山——别有洞天,如同温馨的庭院。

沿着窄窄的通道,一直向地层掘进,这小小的墓室,却容纳了大千世界,从前的山,从前的水,从前的庄稼,从前的桑葚,从前的坞壁,从前的马车,从前的驿使……烤肉,还在散发着香味,裙裾仍然飘舞如仙,盛大的出行,阔绰的宴饮……一切都新鲜如初!

大工厂,大钢铁,大长城,大戈壁……这,就是我的嘉峪关。我终于可以在你的大中,找到小小的我;我终于可以在你的大中,一次次凝练我的小小。

我一直痴心于文学创作,也写了一些有关嘉峪关的书和大型剧目,并推广嘉峪关的特色产业。沿着这个方向,我一步步跋涉。我终于可以站在自己的制高点上,大声说出:我的嘉峪关!

嘉峪关,你的孩子一步步追随你的脚印,如同一抔土、一块砖、一方石条,垒筑属于你的高度!

剪秋

□ 任随平

近日翻书,《水浒传》有“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句,只觉得“裁冰及剪雪”有娴雅气息,尤其是“剪雪”雅气十足,而此刻身在秋日,便有“剪秋”意。

剪秋,剪一幅秋天的图画。

秋天本就是一幅雅致的好画。鸟声剪出穹苍的高远,澄澈明净是秋日穹苍的底色,穹苍之下,高山之上,成群的鸟雀像散乱的标点,在天空素雅的纸页上翻飞翔集,鹰,独立高处,浮着,是一处完整的梦境。那一年在西藏境内,也是初秋时节,盘坐在高处的鹰从高原浓郁的阳光斜射下来,鹰的影子倒映在纳木错湖面上,湖水澄净,四面环山,山间树木疏密交错,层林尽染。在这样的时刻,安坐在木质栈道的台阶上,林间鸟声啾啾,清澈仿若水声。闻或,有黄了的叶子落在栈道上,像一枚银质的词语,或者就是一叶旧梦的结尾,干枯的叶片、硬硬的叶纹记录着时光透迤。低处